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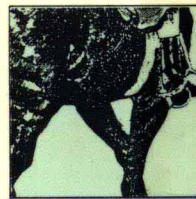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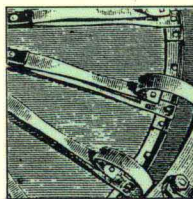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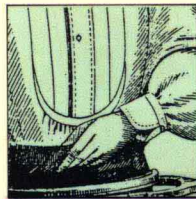
西方經典叢書〔羅素作品精選〕

L3009

# 權力論

Power/Bertrand Russell

羅素 / 原著◎靳建國 / 新譯



《西方經典叢書》⑨

權力論

羅素 / 著  
靳建國 / 譯

## 權力論

---

原 書 / Power

作 者 / Bertrand Russell

譯 者 / 靳 建 國

發行人 / 王 榮 文

出 版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 392-3707

---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 / (05) 227-3193

\* 本書授權契約係經由孟森先生安排

---

印 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 195 巷 29 號 電話 / 262-2379

1989 年 9 月 16 日 初版一刷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6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0099-6**

權力論

西方經典叢書  
權力論  
目錄

第一章	對權力的衝動	一
第二章	領袖與追隨者	九
第三章	權力的形式	二七
第四章	僧侶的權力	四一
第五章	國王的權力	六三
第六章	赤裸的權力	七一
第七章	革命的權力	九三
第八章	經濟的權力	一〇七
第九章	支配與論的權力	一二一
第十章	權力所導源的信仰	一二九
第十一章	組織的生物學	一四一
第十二章	政府的權力與形式	一五九

第十三章	組織與個人	一八一
第十四章	競爭	一九一
第十五章	權力與道德準則	二〇五
第十六章	權力的哲學	二二九
第十七章	權力的倫理學	二三九
第十八章	權力的和緩	二四九

# 第一章 對權力的衝動

人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著許多區別，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區別之一，在於人類的某些慾望與動物的不同，是漫無邊際的，而且不能獲得完全的滿足。蟒蛇吃飽了就去睡覺，一直睡到食慾恢復的時候；如果說別的動物不是這樣，那是因為它們的食物不夠或是因為它們害怕敵人。除了個別的例外，動物的活動是受生存和繁殖的基本需要的驅使，一般不會超出這些需要所必須的範圍。

人卻不然。的確，大多數人爲了獲得生活必需品不得不辛勤勞動，以致沒有多餘的精力去用於其他目的，但是那些生活無憂無慮的人也並不因此而停止活動。赫西斯出征雅典時，他並不缺少衣食和妻妾。牛頓成爲三一學院院士之後，物質上的舒適得到保證，但他正是在此之後才寫出

《原理》一書。聖弗朗西斯和伊格內修斯·羅耀拉並不需要創立教派來擺脫貧困。這些都是傑出人物，但是除少數極其癡呆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會具有此種品性，只是程度不同罷了。甲夫人對他丈夫經營上的成功堅信不疑，而且沒有進濟貧院之憂，但她希望比乙夫人打扮得好一點，雖然她可以用少得多的資金來避免患肺炎的危險。如果甲先生被封爲爵士或當選爲國會議員，甲先生和她都會感到高興。幻想中所想像的勝利是無止境的，而人們一旦把這些勝利視爲可能，就會努力使其成爲現實。

想像是一種刺激物，它驅使人類在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之後，繼續進行不懈的努力。我們大多數人很少有機會說出這樣的話：

假如死亡現在就能到來，

那真是快事一樁，因爲我害怕

我那靈魂會得到完全的滿足。

再沒有這樣的舒適，

繼續留在未知的命運裏。

在那殊爲罕見的絕對快樂的時刻，我們像奧塞羅那樣渴望死亡，是很自然的，因爲我們知道



滿足是不會持久的。我們所需要的那種持久的快樂，對於人類是不可能的：唯有上帝能夠享受絕對的快樂，因為「王國、權力和榮譽」都是他的。人間的王國受其他王國的制約；人間的權力因死亡而夭折；雖然我們築起金字塔或「與不朽的詩句聯姻」，人間的榮譽仍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那些僅有些微權力和榮譽的人，以為再增加一點權力和榮譽就能滿足，但他們錯了：這類慾望永無休止和滿足，只有在上帝的無垠境界裏才能得到安息。

動物滿足於生存和繁殖，人類則還要擴張，他們在這方面的慾望僅為想像暗示的可能性所制約。假如有可能，每個人都願意成為上帝；少數人則感到難於承認這種不可能性。這類人是按照米爾頓的撒旦的模式構成的，他們像他那樣，把高尚和不敬合為一體。我所說的「不敬」，是指不依賴神學信仰的東西：我的意思是說否認個人權力的局限性。這種高尚和不敬的泰坦式的結合，在大征服者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但是這種結合的某些成分，在所有人身上都能看見。它使社會合作成為困難的事情，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喜歡把這種合作想像成上帝和他的崇拜者之間的合作，而將自己擺在上帝的位置上。由此產生出競爭、妥協和管理的需要、反抗的衝動，以及動亂和周期性的暴行，並因此而需要道德來約束無政府主義的自我堅持。

在人類無限的慾望中，居首位的是權力慾和榮譽慾。這兩種慾望並不是一回事，雖然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英國首相的權力多於榮譽，而英國國王的榮譽卻多於權力。然而，一般說來

，獲得榮譽最簡便的方法是獲得權力，這尤其適用於那些從事公共事業的人。因此，總的說來，榮譽慾所引起的行為與權力慾所引起的行為是完全相同的，實際上，這兩種動機可以視為同一的東西。

正統的經濟學家，以及在這一問題上與他們完全一致的馬克思認為經濟上的自身利益可以作為社會科學的基本動機，這是錯誤的。商品慾若與權力和榮譽分開，那將是很有限制的，因為一般的能力即可使其完全滿足。真正上乘的慾望不會為物質舒適的嗜好所左右。立法機關以賄賂方式攫為己有的商品，或藏有經專家鑑定的古代名家作品的私人畫廊，這些追求的是權力和榮譽，而不是為了得到舒適的住處。當舒適的生活得到保障時，個人和團體所追求的將是權力而不是財產；他們也許以追求財產來作為得到權力的手段，也許為獲得權力的增加而放棄財產的增加，但是在這兩種情形中，他們的基本動機都不是經濟的。

傳統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這一論點，不僅在理論上，在實踐上也是極端錯誤的，它使人們對近年來發生的幾起重大事件產生誤解。只有認識到權力的嗜好是社會事務中重要活動的起因，歷史，無論是古代的或現代的，才能得到正確的解釋。

在本書中，我所注重的是證明社會科學的基本概念是**權力**，它的涵義與物理學的基本概念是**能量**相同。和能量一樣，權力具有多種形式，如財富、軍隊、行政機關、輿論控制。這些形式中

，沒有一種可以視為隸屬於它種形式，而且無一是源於它種形式的。單獨探討某一種權力形式——比如說財富——的企圖，只能取得部分成功，正如單獨研究某一種能量形式將會存在某些缺陷，除非同時注意到它種形式才行。財富也許產生於軍隊或輿論控制，正如這二者也許產生於財富一樣。社會動力學的法則只能從權力的角度，而不能從這種或那種權力形式的角度加以闡述。過去，軍隊被單獨分開，結果，勝敗似乎完全取決於指揮員的意外才能。現在，經濟權力被普遍認為是產生其他各種權力的泉源，我以為這是非常錯誤的，正像那些因其影響已不合時宜的純粹軍事歷史學家所犯的錯誤一樣。

此外，還有一些人把宣傳視為權力的基本形式。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意見，它在諸如「真理至聖，將來總會勝利」、「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這類自古相沿的格言裏已有具體體現。這種意見的真偽程度與上述軍事觀點或經濟觀點大體相同。宣傳如能造成一種近乎一致的輿論，就會產生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那些能夠控制軍事或經濟的人，只要他們願意，就會把這用於宣傳的目的。我們再以物理學來作比喻：權力和能量一樣，必須視為是能夠不斷地從一種權力形式轉化為另一種權力形式，因此探索這些變化的法則，應當成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把任何一種權力形式單獨分開的企圖，在當今時代，尤其是把權力的經濟形式單獨分開的企圖，曾經是、而且現在仍是實踐中屢犯重大錯誤的根源。

不同的社會關於權力有許多不同之處。首先，個人或組織所具有的權力的程度不同，例如：由於組織的增加，國家現在顯然要比過去擁有更多的權力。其次，極有勢力的組織的種類不同：軍事專制集團、神權政治集團和富豪統治集團是截然不同的種類。第三，獲得權力的方法不同：世襲王位產生高貴人物，偉大教士所需品性產生另一種人，民主產生第三種人，戰爭產生第四種人。

在不存在貴族政府或世襲君主政體這樣一種社會制度的地方，能夠得到權力的人數受到限制，廣義地說，最渴望權力的人就是最可能獲得權力的人。因此，在權力之門對所有人敞開的社會制度裏，能夠授與權力的職位，通常為那些好權之心非同凡響的人所占據。權力的嗜好雖然是人類動機中最強烈的一種，可是它分配得很不公平，而且受到其他動機的限制，如舒適的嗜好、娛樂的嗜好，有時還有讚許的嗜好。權力的嗜好在怯懦者身上偽裝成服從領導的衝動，這擴大了大者權力衝動的範圍。權力衝動並不強烈的人，對於重大事件的進程大概不會產生很大影響。一般說來，引起社會變革的人是那些非常希望這樣做的人。因此，權力的嗜好是那些最終成爲顯赫人物的一個特點。當然，如果我們把它視爲人類的唯一動機，那是錯誤的，但是這種錯誤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會使我們在探求社會科學因果規律時深陷歧途，因爲權力的嗜好是產生社會科學所需研究的變革的主要動機。

社會動力學的法則——我是這樣主張的——只有以各種形式的權力為依據才能得以闡明。要發現這些法則，首先必須將權力的形式進行分類，然後再對組織和個人支配人類生活的方法的各個重要歷史先例加以回顧。

我始終抱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提出我自信比經濟學家們所提供的要恰當的關於社會變化的一般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使現在和不遠的將來變得比那些其想像力受十八和十九世紀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要容易理解。這兩個世紀在許多方面都是特殊的，我們目前在某些方面似乎正在恢復早期所流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要了解我們這個時代及其需要，古代史和中世紀史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不受十九世紀公理過分支配的可能的進步形式。



## 第二章 領袖與追隨者

權力衝動有兩種形式：在領袖身上是明顯的，在其追隨者身上是隱含的。人們願意追隨領袖，以便使他所領導的團體獲得權力，他們覺得他的勝利就是他們自己的勝利。大多數人都會感到自己不具備領導他們的團體贏得勝利的能力，因此總要找出一個似乎具有獲取最高權力所需勇氣和遠見的首領。甚至在宗教方面，這種衝動也有表現。尼采指責基督教反覆灌輸奴隸道德，但最後的勝利總是目的。「溫順之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繼承這塊土地。」下面這首眾所周知的聖歌表述得更為明確：

上帝的兒子奔赴沙場

奪取王冠。

他那火紅的戰旗在遠處飄揚，

誰是他的士兵？

誰能暢飲悲哀之酒，

戰勝痛苦，

誰能忍受十字架的折磨，

他是他的士兵。

如果這是一種奴隸道德，那麼每個能夠忍受戰鬥之苦的士兵和每個努力競選的普通政客都應視之為奴隸。但是事實上，在一切真誠合作的事業中，追隨者在心理上和領袖一樣，完全不是奴隸。

這使得人們能夠忍受組織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權力不均，並且這種現象會隨著社會越發有機化而不斷加劇。

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始終存在，源於我們的知識所能追溯的遠古。這一部分是因為外界的需要，一部分是由於人性內在的因素。大多數集體企業都非得有一個董事會來領導不



可。要建造一幢房子，必須有人設計好方案；要在鐵路上行駛列車，時刻表決不能由司機隨意決定；要建築一條新路，必須有人規劃它的路線。即使是民主選舉的政府，也畢竟是政府，因此，根據與心理學毫無關係的理由，如果要使集體企事業獲得成功，既要有發號施令的人，也要有服從命令的人。但是這所以成爲可能，特別是權力實際上的不平等超過技術因素所要求的這一事實，只能從特殊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角度加以解釋。有些人的品性使得他們總是命令他人，有些人則總是服從他人。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是占大部分的普通人，他們在某些情況下喜歡命令他人，其他情況下則願意服從領袖。

艾德勒在他所著的《認識人生》一書中對順從型人和專橫型人加以區分。他說：「奴性的人總是按照他人的法規生活，這種人近乎強迫地要找到奴隸地位。」他接著說，另一方面，專橫型人則總是問：「我怎樣才能居於一切人之上？」在需要領導者的時候，這種人就會被發現，而且在革命時期往往取得最高職位。艾德勒認爲這兩種人都是不應當有的，至少他們的極端形式是這樣，他把這兩種人視之爲教育的產物。他說：「官方教育最大的害處是，它使兒童產生權力的理想，並向他們展示獲得權力所具有的愉快。」我們也許可以補充一句：官方教育在產生專制型人的同時，也會產生奴隸型人，因爲它使人感到兩個合作者彼此之間唯一可能的關係，只能是一個人指揮，一個人服從的關係。